

把古詩當歌詞，流行歌是跟昆曲學的？

聽昆曲，聽的就是演唱。而昆曲裡的唱詞，則須依照「曲牌」。而其中的每支曲牌都有自己的曲式、調式、調性，以及本曲的基本情趣。可以說，曲牌是語言和音樂的結合體，一支曲牌既代表著一例文辭格式，同時也是一首樂調。

這其實並非昆曲的創新，而是自古如此。作為一種文學體裁，中國的詩歌從一開始就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大約而言，同一句話，用來唱奏之時是音樂，而寫下來就是詩歌。

「以字行腔」 聲情個性為唱腔所定

「夢迴驚囀，亂煞年光遍。人立小庭深院。炷盡沉煙，拋殘繡線，恁今春關情似去年……」聽昆曲，聽的就是演唱。而昆曲裡的唱詞，則須依照「曲牌」。例如，《牡丹亭·驚夢》從頭至尾，就依次出現了【繞池游】【步步嬌】【醉扶歸】【皂羅袍】【好姐姐】【山坡羊】【山桃紅】【錦搭絮】等曲牌。而其中的每支曲牌都有自己的曲式、調式、調性，以及本曲的基本情趣。

可以說，曲牌是語言和音樂的結合體，一支曲牌既代表著一例文辭格式，同時也是一首樂調。

這其實並非昆曲的創新，而是自古如此。作為一種文學體裁，中國的詩歌從一開始就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係。大約而言，同一句話，用來唱奏之時是音樂，而寫下來就是詩歌。

但曲牌就像如今的樂譜一樣，它本身其實是沒有「歌詞」的。

昆曲的創作首先是按照一定的曲牌格律撰寫文辭，而昆曲曲牌的文體是格律化了的長短句韻文，各曲牌的字數、句數、四聲陰陽、用韻等在寫作上都有各自的定格，並且有譜可依。

如《北詞廣正譜》即是專供創作北曲的格律譜，《南詞定律》則為創作南曲所設，制曲者可依曲譜，按譜中的格律要求去填寫文辭。創作者在填詞時，需注意在平仄、韻腳上依照一定的規律。而「音隨字轉」及「依字行腔」，會直接影響到演唱，格律不合，無法譜曲，更無法演唱。所以周德清（《中原音韻》的作者）就說過：「大抵先要明腔，後要識譜。審其音而作之，庶無劣調之失。」

待到確定了文辭之後，接下來還要依據文辭內容和四聲陰陽來進行曲牌的旋律創作。這是因為，要演唱昆曲，僅有唱詞和曲調是不夠的，還需要有節奏節拍來統籌規劃。《九宮譜定》認為昆曲的唱是「從板而生，從字而變」，就是強調了「板式」（曲牌的節拍形式）的重要性。如今的成語「有板有眼」「一眼一樣」皆因此而來。

清代徐大椿在《樂府傳聲》裡說：「牌調之別，全在字句及限韻。」昆曲裡的曲牌，對句數、字數乃至字聲的平仄都有規定。

有些地方，其要求較之唐代的律詩更為嚴格——律詩裡只規定了一個字的平仄，而昆曲的曲牌則更進一步，需要明辨四聲（南曲是平上去入，北曲則是陰平、陽平、上聲和去聲）。

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區分上聲和去聲字，兩者必須界限分明。

周德清《作詞十法》裡記載了一些曲牌的格律，其中就提到【慶宣和】末句：去上；【山坡羊】與【四塊玉】末句：平去平；【醉太平】末句：平平去；【呆骨朵】【牧羊關】與【德勝令】末句：平平上去平。

而馬致遠《落梅風·瀟湘夜雨》裡則寫道：「漁燈暗，客夢迴。一聲聲，滴人心碎。孤舟五更家萬里，是離人、幾行清淚。」其平仄分佈也是「平平仄，仄仄平。仄平平、仄平去。平平仄平平去上。仄平平、仄平平去」。

這些例子裡都將上聲與去聲字分別列出，自然是彼此不能相互替換的。

從曲牌本身需要演唱這一特性看，這些要求其實也能夠理解。

被後人尊為「昆曲之祖」和「曲聖」的明代戲曲家魏良輔在《南詞引正》中要求藝人歌唱昆曲時「俱要唱出各樣曲名理趣」，所謂「曲名理趣」也就是曲牌的聲情個性。

曲牌的聲情個性則為曲牌唱腔所決定。昆曲是「以字行腔」，曲調的起伏與字的聲調緊密相關。一般而言，平聲主柔，仄聲主剛，平仄聲均勻地交錯遞用，便顯得剛柔相濟，平和舒緩。平仄聲的不平衡將引起曲牌聲情變化，或哀怨，或拗怒。而且，因韻白裡的陽平（低升）和上聲（高降）調型相反，自然不能互相錯亂，使得聽者產生誤解。不然的話，就像魏良輔在《曲律》中所說：「如或苟且舛誤，聲調自乖，雖具繞樑，終不足取。這就是說如果昆曲的旋律不能配合字音，再優美動人也是毫無意義的。



▲ 2025年8月16日，上海大劇院「東方舞台美學」系列力作，新編昆曲《重逢《牡丹亭》」在上海 YOUNG 劇場上演。

本版圖片均據中新社

「襯字」入句 字數限制開「後門」

不過，曲牌在格律上確有嚴的一面，但同時還有寬的一面。就字聲而言，平仄雖然是其底線，但如同律詩裡有「一三五不論，二四六分明」以及「拗救」的變通辦法一樣，曲牌裡也經常有一些字位是可以高度自由的。

譬如律詩一般只用平聲韻，劉長卿、白居易、韓偓等人寫了一些仄韻律詩，但是非常罕見。而曲牌則既有押平聲韻的，也有押仄聲韻的，還有平、仄韻通押的。每支曲牌具體押韻情況皆不同。譬如《琵琶記》是元朝末年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戲，號稱「曲祖」。裡面有一首【桂枝香】唱道：

「書生愚見。忒不通變。不肯坦腹東床。謾自去哀求金殿。想他每就裡。想他每就裡。將人輕賤，非爹胡纏。怕被人傳，道你是相府公侯女，不能勾嫁狀元。」

這裡的韻腳字「變、殿、纏、元」便是兩個去聲（變、殿）兩個平聲（纏、元），平仄通押。這在律詩裡是不可能出現的。

另外《玉簪記·琴挑》是一出經典的昆劇折子戲，裡面有一首【懶畫眉】，裡面的第一句是「月明云淡露華濃（仄平平仄仄平平）」。而按照格律，這一句應該是（平/仄）仄平平仄平平。因為第二字用了平聲的「明」，故而第四字「淡」在當平處讀仄作為補救，也避免了一句裡出現連續三個平聲字的大忌。

至於曲牌裡的句子長短固然受到字數限制，但也開了「後門」：可以有「襯字」入句。所謂「襯字」（增字）就是在曲律規定必需的字之外所增加的字，這也是曲與詞的最大區別。一般而言，這種襯字在歌唱時，應該輕輕地帶過去，不佔重要的拍子，更不能用作句末，尤其不能用做韻腳。

明代凌濛初的《南音三籟·凡例》裡認為：「古詩餘無襯字，襯字自南、北二曲始。」就是說，襯字是從南北曲起源的，與歌唱時的節奏有關。

在昆曲的曲牌裡，襯字是非常常見的現象。《西廂記》裡有一首【賀聖朝】，表達了張君瑞對崔鶯鶯刻骨銘心的思念。裡面就有一句：「想鶯鶯意兒，怎不教人夢想眠思？」其實按【賀聖朝】的格律，應是「鶯鶯意兒，不教人夢想眠思？」另外的「想」和「怎」二字都屬於襯字，當然也就不拘平仄。《牡丹亭·驚夢》裡的名句「原來姝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」來自曲牌【皂羅袍】，裡面的「原來」「都」「與」也都是襯字。

這還是比較容易看出來的襯字，但也「常有時全句渾然一體，字數雖較本格應有者為多，而諸字勢均力敵，銖兩悉稱，甚難從語氣上辨識其孰為正孰為襯」。

《西廂記》還有一首【小桃紅】，唱到「只恐怕嫦娥心動，因此上圍住廣寒宮」。其實按曲律，這句本是「嫦娥心動，圍住廣寒宮」而已。

就連曲牌裡的句子，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增減。還是拿《西廂記》來說，裡面有一首《後庭花》，唱到「忒風流忒煞思；忒聰明忒浪子。雖然假意兒，小可的難到此」。這四句都是原有格律之外增加出來的。實際上，曲牌句字的增損也是對於嚴格的四聲格律的一種「逆反」，但它們共處於某種音樂程式時，卻互相補充，相得益彰，克服了曲牌音樂的呆板與僵化，使得創作者能夠在實際創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。



▲ 2025年6月14日，實景園林版昆曲《牡丹亭》在上海市青浦區朱家角課植園上演。

宮調之類 將音律風格、情感色彩分類打包

話又說回來，數量如此衆多的曲牌，又該如何選擇呢？而且，這些不同來源、不同聲腔、不同時代乃至不同民族的曲牌，如何才能匯聚到昆曲之中而不成為一個大雜燴呢？

古代戲曲家的一個辦法，就是把成百上千個曲牌，按它們的音律風格、情感色彩進行分類打包，每一類就是一個「宮調」。古人把五音（宮商角徵羽）中的「宮」音為主音的調式稱為「宮」，把其他四聲為主音的調式稱為「調」。這個「宮調」也限定了這段音樂的基本情緒和演唱時使用的笛色（也就是調高）。《十三經註疏·禮記正義》就提到「十二宮」的說法，其中「黃鐘為宮，太簇為商，姑洗為角，林鍾為徵，南呂為羽，應鍾為變宮，蕤賓為變徵」。

按《新唐書·禮樂志》的說法，「一宮、二商、三角、四變徵、五徵、六羽、七變宮，其聲由濁至清為一均。」7個音節中的每一個都可以把自身作為主音「宮」，而使其他六聲成為「調」，由於每個不同主音的調式如以半音統計，一個八度（音高距離）內有12種調高，因此完整的調式當有84（7×12）式，也就是「律生八十四調」。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法。早在北宋時期，已經沒有這麼多的調式了。

這些宮調，各有各的音樂情感色彩。周德清在《中原音韻》裡對此進行了盤點，譬如「仙呂調清新綿邈。南呂宮感歎悲傷」。《牡丹亭·驚夢》裡的【皂羅袍】就屬於「仙呂調」。

唱詞從「姝紫嫣紅」的春日繁花起筆，色彩鮮明，景象開闊，正是「清新」之感的來源。隨後筆鋒一轉，感歎如此美景竟交付給「斷井頽垣」，一種淡淡的、綿長的惋惜與哀愁便「綿邈」開來。後面「朝飛暮卷，雲霞翠軒；雨絲風片，煙波畫船」四句，用扇面對的形式，將眼前景與心中事交織在一起，音韻流轉，意境悠遠，將少女細膩的心思和盤托出，從中也可以感受到一股撲面而來的春日氣息和細膩情感。

另外還可以談到《長生殿·彈詞》裡的南呂宮【一枝花】。這折戲的主角是唐玄宗時期的宮廷樂師李龜年。安史之亂後，他流落江南，以彈唱為生。當他彈起琵琶，唱起往昔的繁華盛世，對比眼前的亂離漂泊，一股沉痛的故國之思和興亡之歎便油然而生。唱詞裡用「亂離」「窮敗」「風塵顏面黑」「霜雪鬢鬢白」「流落天涯」這些詞句，勾勒出一個飽經滄桑、窮困潦倒的老人形象。他不再是昔日輝煌的宮廷樂師，而是為了生計不得不「揣羞臉」上街賣唱的可憐人。這種從雲端跌入谷底的巨大境遇落差，可以說把南呂宮「感歎悲傷」的宮調風格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不難想見，既然「曲牌體」由若干支曲牌聯結而成，對創作者的文學修養及音樂知識的儲備自然要求較高。無怪乎古人就因此感歎，寫曲「必若通儒俊才，乃能造其妙也」。

作者／向衡

本版文字摘編自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



▲ 2025年10月29日，「昆曲小鎮大雅巴城」2025 昆山巴城·重陽曲會在江蘇昆山市亭林園昆曲博物館古戲台啟幕，圖為昆曲小演員準備登台表演節目。



▲ 2024年8月24日，2024 江蘇省少兒戲曲「小梅花」授花典禮在無錫九里倉輕文旅遊街區舉行，圖為「小梅花」表演昆曲《牡丹亭·遊園》。